



世纪风文丛

# 草本一秋

中短篇小说集

袁晓川 著



 世纪风文丛



中短篇小说集

# 草木一秋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赵志忠

封面设计:汤晓铭

世纪风丛书

草木 — 秋

袁晓川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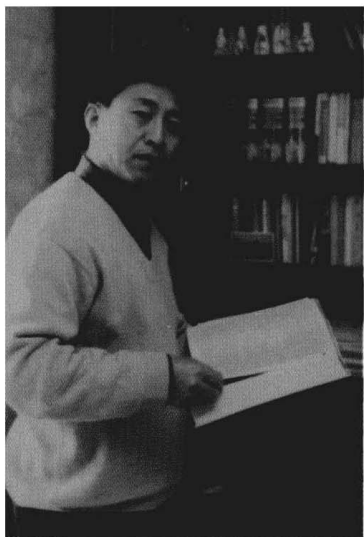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 册

ISBN7-80595-637-5/1·139

定价:8.00 元



2000年11月2日于居室

作者袁晓川，辽宁辽阳生人。下过乡，参过军，落户丹东，从警至今。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多年，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丹东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

作，是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储备的。对作家来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
2 得益于艺术构思。综观中外短篇小说，写法是各异的。有的以情节取胜，有的淡化情节，有的以人物贯穿，有的串连几个故事，有的写情绪，有的写猫狗等。但有一点是共识的：短篇应讲求精、短。要做到精、短，方法是不同的。但，讲求艺术构思，为其重要之一端。这里说的艺术构思，不是指写短篇时的全部思维过程，而是指精心设置的一条贯穿全篇的艺术线索。比如网纲之于全网，桃核之于全桃，竹棍儿之于糖葫芦。这种艺术构思，在篇中成为一种机制，它制约全篇的开合、舒卷、疏密、取舍，随意加个人物则显臃肿，减个细节则觉断条。但它也有多种样式：《项链》是以物件，《套中人》是以人物，《偷听》（路遇二人谈秘，尾随偷听）是以角度等。

晓川已觅得了这一技法。如《房岗》中的房岗，《讲古》中的讲古，《风翅楼》中的风翅楼，《小站》中的小站，《猎狐》中的猎狐，《阔野》中的小病马等，都属于各篇中的艺术构思。上述这些小说，一般都在三五千字，《阔野》最长，也只是七千字。作家为写一短篇，准备了大量素材，待选准了艺术构思后，选取的是一小部分，舍弃的是一大部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短篇小说是舍弃的艺术，而决不是相反。

晓川运用这一技法，基本上是成功的。如《阔野》、《猎狐》等很完善。也有的略差些。如《小站》，小站既是贯穿线索，就不可将邮电所另设别处，同设于小站，就使结构完整了。《风翅楼》中的风翅楼共响三次，头二次写得好，后一次重要的震响，却笔力不及，而未能压住篇尾。

这里谈谈《阔野》。这一篇是晓川作品中的“最佳”。它的艺术构思是贯穿全篇的一匹小病马。

作品主人公林加良，是当年在内蒙古大草原战斗过的老骑兵战士。那段战斗生涯，已构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常常为之魂牵梦绕。他视马如亲朋，可以从马的一举一动，解读其“语意”。当他来到小病马跟前，问是什么病时，“马儿通”告饶了，“就等着埋吧”。当得知它是从内蒙古大草原来的时，老骑兵战士的全部器官，顿时灵通起来。他从马耳的指向，马眼凝视的方向，感应了它的“语意”：它在思念大草原，积虑成疾。那也正是他思念的地方。于是不顾年老多病，牵着小马上路了。十天后来到了这片大草原，老战士当年战斗的激情重现，在——辨认那一条条小路，一片片草场；而那小病马也认出了生它养它的大草原，“唉儿——”一声长嘶，边吃青草，边“全身心”地向马群靠去。果然，老战士的心灵，与马儿的心灵是相通的。只用一匹小病马贯穿，作家在作品中注入了丰厚的生活容量、思想容量和美学容量。使读者感受到共和国老战士的第一等袍襟，他人生价值的崇高，生命“阔野”的高远，为读者拓展了思想感情的空间。这一题旨，在当前创作疏离崇高的情况下，显得多么可贵。

3 刻画人物有方法。小说《阔野》主人公林加良，是如何塑造的呢？首先是细节描写：“林加良复又端望那马，并背起双手，绕来绕去，更精细地端详。”那马“瞬间的一望，那眼睛，那神情，就给了林加良心头一震。一个老骑手，最能从马的眼神里寻得通人性的东西。他更近地凑到马的跟前，殷殷地盯着那双乌亮的眼睛。那眼仁里映入了整个的他。”这些细节描写得很妙，将老骑兵战士爱马之心，活活托出。其次是心理描写。“林加良离了马号，一路琢磨那马的怪病。由那马，就联想起那碧绿的草原。最后，眼前唯独留下了那匹小马的眼睛，乌黑明亮，灼灼不灭，却也包含了苦痛。”病马在他心上的份量，无以复加。第三



是对话。林加良：“你那些鬼招法都哪去了。”马儿通：“我抱熊了。这匹马，神仙也无奈。”林加良：“那么，就交给我好了。”将主人公的知情、自信、爱心、决意，表现得甚是充分。第四是情节推进。在马号里二人喝酒一节写得十分有味。共同回忆战斗生活，高唱战歌，由此征服了马儿通的倔犟，终于牵走了病马，使情节有了推进。当到了大草原，病马抖起精神时，林加良说：“马儿通马儿通，你看你看，听信了我的，怎么样？”欣喜之情不能自己。见马儿向马群奔去时，“附耳嘱道”：“去吧，去吧，找你的天地去吧！”说话时已“泪光莹莹”了。至此，这位老战士的形象，活脱脱立在面前。恰当地引进一两个新因素，用以推动情节，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，晓川是善用这一方法的。说“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”，概指此意。

《草木一秋》这个短篇的人物描写，有别于前引的几篇作品。它是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。作品主人公“姑”，人称“铁嘴凤”，快人快语，说话不饶人。她肩挑劳动重担、家务重担及丈夫多年在外当兵的思虑重担，是那种多少苦楚都可咽进肚里、且又宽以待人的农村妇女典型。“都给我下河去，脱光了洗，洗不干净别上炕睡觉。”人物一出场，就不同凡响。当“我”告诉她，姑父在外挺好时，“我就知道那个死鬼这些年挺好，枪子没碰着皮，要不，还能不捎信叫我去？”多少爱恋、思念、自慰，尽在其中。待等“我”将姑父要离婚的话告她时，以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不料她说：“可也是，一个老爷们儿在外工作没文化，哪能不受憋？”又说：“我也不识一个斗大的字……要不，让他在身边找一个也行啊！”宽容大度，舍己利人。但有一个条件：“他要找，得先叫我看……别过后给你姑父气受”，想到的仍然不是自己。等她进城见到丈夫新对象时，竟亲热地说：“妹子，咱姐俩



是命里有缘啊……我就把他交给你了……”心口如一，一片真诚。当后来姑父遭批判，又身患癌症，城里妻子离他而去，52岁即死去时，她却说：“都怪我当初没有好眼力……才叫你姑父受了那些委屈。”毫无怨言，只有自责。这个农村妇女的宽厚典型形象，栩栩如生地走入人物画廊。这篇小说，用一万二千字的篇幅，写了人物的多半生，无疑这当然是一种写法。但短篇小说体裁所限，要求“截取生活断面”，如这篇小说所包容的内容，似应由中篇来完成。

4 叙事语言有功力。语言是创作的第一要素。语言运用得好与差，直接影响作品的成与败。

晓川驾驭语言，是有功力的。

“一座茅屋紧依着石壁伞立着，低矮且歪歪扭扭，好像是一团生成的蘑菇。”

“茅屋顶上，弯弯曲曲拧着几缕青藤，顺着屋墙，悬挂了一串黄灿灿的窝瓜。”

“柱子如同挂在高处的一纸剪影，从那悠动的双臂和迈开的两腿间透出白色的天光。”（《风翅楼》）

这“伞立着”、“歪歪扭扭”、“拧着”、“两腿间透出白色的天光”等，语感很强，有新意，有张力，状物鲜活而有意趣。这是精炼的文学语言，非仔细观察、反复揣摩，是很难获得的。

“屋前没设篱笆，也没有狗。静悄悄的，面对青云浮动的山峦，自在天然，永远的无防无患。”（《风翅楼》）

“在马厩门口，却拴了一匹马，旁边又立了一个人。马

静静的，垂着头。人也静静的，望着马。”（《阔野》）

散文风的短句，有韵律地句式排列，读之仿佛能摩到一层诗意的薄纱。这等语言，如行云流水，咀之有味。

“马厩内，数十匹军马，对头排列两行，中间是过道。毛色相异，却一律狭长的马脸，在榆木马槽上一抬一垂，此起彼落。个个马嘴一错一错，齐齐的咀嚼。……听来，嚼得耐心精细，恬适悦耳。间或，也有突突的喷鼻声，和那马掌踢踏石板的得得脆响，证明无言的马们却不甘寂寞。”（《阔野》）

马匹数、排列方式、毛色、槽质、马吃草的情态、声音，应有尽有，历历如在目前。这既是对马的生动描写，又是老骑兵战士爱马如朋的细微心理描写，可谓精采。那末一句尤多灵气。

“忽而，他觉出一簇树影在雪地上有了异样的摇曳，同时，觉出爹在身旁，暗暗地探出了枪口。与此同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了花狐狸。那狐狸一从树丛钻出，便尽浴了月光，如同披了红锦玉带，通体焕发出柔软奇丽的泽光。它那灵巧的四蹄，踏出一种绵绵的弹跳，轻轻盈盈，极有节律。……它先是一声鸣叫，奔跑中又是扭头侧望。这一望，就映了雪地的晶莹，清清楚楚，露了那张近乎娇俏、妩媚的兽脸。”（《猎狐》）

这一段关于狐狸的精彩描写，确令人惊异。画面中有月光、

树影，有人在却如无人，有狐狸的种种绘声绘色的摹写，尤其最后勾出了“娇俏、妩媚的兽脸”，都堪称妙笔。仿佛作家就曾潜伏在那猎手旁，一同猎狐。

还有《阔野》、《猎狐》中都有一段饮酒的描写，各有不同情态，各有不同妙用，语言都很耐读，都值得称道。

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，是成立的。但语言用得精妙，令读者赏心悦目时，语言已不仅仅是载体，它们已遁入内容之中了。

我曾想，当今有些作家，远不及古代文人那般能咀出汉语文的韵致，往往用语粗疏，寡淡无味，少有体悟。晓川在把握语言方面，已见功力，已见成果，这是苦心磨炼的收获。

读晓川的作品，感到他能够与作品中的人物以情相随，结伴同行；能够预先进入那种艺术境界，再以笔去摹写；能够潜心锤炼语言，使之有新意、有韵律，可阅可诵。

中篇小说《水啸》，也是一篇佳作。当年发表时读了，并没觉得多么好。欣赏，是一种审美过程，须要无浮躁、无偏执、无粗疏，才能完成。如今年老心舒，重读这篇作品，才读出它的好处来。作品塑造了一位全心为民众的优秀民警形象。他为救援遭水患的群众，不计个人安危，把握全局，智勇双全，最后为救拖后的一人，不惜给船家和群众下跪求情，又去舍身抢救。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应记一大功、也可记一小过的活生生的“这一个”英雄典型。作品以二万几千字的有限篇幅，还塑造了村长、船老伯、船老大、老排爷、梁喜父、梁喜、小商贩、女大学生等不同性格的人物，涉及的人物近二十个。人物众多，头绪纷纭，布局严谨，跌宕起伏，行文流畅，充满激情，这是一幅优秀民警（还有村长）带领群众与洪水搏斗的壮丽图景。其中有许多经验、技法，可供晓川在日后的创作中总结、汲取。

也想到一些问题，提出来研究。

选材过严，易将可用之材溜掉。应扩大题材视野，量材为用，庶几可望第二、三本书早日问世。

短篇尚不尽完善，有些地方该加该减，该突该隐；有些地方有凿痕，尚欠“自在天然”（晓川用语）等。

中篇写作技巧，有待提高。须要总体艺术设计，否则易被故事牵着走，失却文学意蕴。要循《水啸》的“配方”去酿造为好。

如今是经济大潮汹涌，高科技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，中外的革新之风正劲，必然对文学形成冲击，使我国文学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，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。这是大趋势。但，一部文学史表证，文体又是相对稳定的，不可能是几年一变。变，只能在原有基础上，因时而嬗变。放弃原有基础，“冒昧”去写，怕是不行。用一句流行话来说，凡事都有个“游戏规则”。当然应提倡创造，但基本规则又须遵守。如硬不遵守，必会多走弯路，日后“悔其少作”。

我们地区的作家，在力求把握好文学语言方面，已形成了群体意识。仍望在短篇创作方面，讲求技法，力求精短，也再能形成群体意识。巴金老人曾说：“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。”这不是说不要技巧，而是说技巧是需要的，但运用技巧时，应如轻霜溶水，了无痕迹，是为上乘。

此文亦属急就章，权作致晓川的一封长信。共勉。

2000 冬初

责任编辑:赵志忠

封面设计:汤晓铭

世纪风丛书

草 木 一 秋

袁晓川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 册

ISBN7-80595-637-5/1·139

定价:8.00 元

也想到一些问题，提出来研究。

选材过严，易将可用之材溜掉。应扩大题材视野，量材为用，庶几可望第二、三本书早日问世。

短篇尚不尽完善，有些地方该加该减，该突该隐；有些地方有凿痕，尚欠“自在天然”（晓川用语）等。

中篇写作技巧，有待提高。须要总体艺术设计，否则易被故事牵着走，失却文学意蕴。要循《水啸》的“配方”去酿造为好。

如今是经济大潮汹涌，高科技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，中外的革新之风正劲，必然对文学形成冲击，使我国文学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，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过渡。这是大趋势。但，一部文学史表证，文体又是相对稳定的，不可能是几年一变。变，只能在原有基础上，因时而嬗变。放弃原有基础，“冒昧”去写，怕是不行。用一句流行话来说，凡事都有个“游戏规则”。当然应提倡创造，但基本规则又须遵守。如硬不遵守，必会多走弯路，日后“悔其少作”。

我们地区的作家，在力求把握好文学语言方面，已形成了群体意识。仍望在短篇创作方面，讲求技法，力求精短，也再能形成群体意识。巴金老人曾说：“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。”这不是说不要技巧，而是说技巧是需要的，但运用技巧时，应如轻霜落水，了无痕迹，是为上乘。

此文亦属急就章，权作致晓川的一封长信。共勉。

2000 冬初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 ..... | 路 地 (1)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
## 短篇小说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草木一秋 .....  | (1)  |
| 房 岗 .....   | (19) |
| 讲 古 .....   | (26) |
| 猎 狐 .....   | (32) |
| 风 翅 楼 ..... | (41) |
| 小 站 .....   | (46) |
| 啊, 太阳 ..... | (51) |
| 秋 诉 .....   | (59) |
| 回望田家堡 ..... | (64) |
| 家有小牛 .....  | (75) |
| 阔 野 .....   | (82) |
| 小小说一束 ..... | (92) |

## 中篇小说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水 啸 .....       | (97)  |
| 北方, 那片红罂粟 ..... | (135) |
| 纹身女人 .....      | (179)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| (302) |



## 草木一秋

姑父对我说：“福子，我也和你姑离了吧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就站在县政府的一间大办公室里。穿着一身旧军服，那上衣已经洗得很薄、很白了。大约是右肩上缀了一块同样发白的补丁。因摘掉了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标记，胸前就裸出一块方方整整的印迹来。说了那话之后，便背了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眼睛一直盯着脚穿的那双青帮纳底的土布鞋。那鞋就是我姑给他做的，从老家带出来，背在身上，走南闯北好几年，还没有穿完。见我一时没言语，就又问了一句：

“福子，你说，我和你姑离了行不？”眼睛仍是盯着鞋，就像在对那双鞋说。

那时，我并没怎么思量。离能怎样？不离又能怎样，反正他多年在外，总也不回老家，离不离也都是一回事。就说：“咋不行，离就离呗。”

他说：“咋离呢？也登报？”

那时，登报离婚很时兴，进城的干部宣布和老家的媳妇解除封建包办婚姻，登报三个月后，若是对方没反应，就算是自动离婚了。

我不知说什么。姑在辽南老家种地，从来不知报纸是何物，即使见了，姑也不识字。

姑父又有些思忖不定。说：“要不，你抽空回老家一趟，透透她的口风，就说我没文化，在外工作挺吃劲，想在身边再找一个有文化的，工作上也好有个帮手。看她答不答应。”

他这样说着，仍在屋子里踱着，面上的神情显得很沉重，也

如了县里那些大干部思考问题一般。姑父从部队一下来，就当了一名副县长。可我却总能想起我俩小时，一齐憋足了尿，看谁射得远的那些淘气事。

姑父那年十五岁，我刚十二。那时我还没有叫他姑父。他父母过世，本家亲戚穷困，不能收养他。我二奶奶可怜没妈的孩子，就说：“在我家住吧，我家福子爹妈不在身边，让他们滚在一起是个伴儿。”

从此他就和我一块住在我二奶家了。姑是二奶的闺女，村人都叫她“铁嘴凤”，就是嘴很厉害，不饶人。那时，村上闺女十六七就成亲了，可姑那年二十岁，还未出嫁。虽说她人长得很俊气，可一时没有人敢要，都怕她那张铁嘴会给公婆气受。其实，姑厉害是厉害，可她是个极懂规矩的乡下女人，虽然不识字，却极有心智，家里家外，事事都靠她摆布。

姑管我很严，管教姑父（当时还不是姑父）也和管我一样。因此我叫姑，他也叫姑，我们都挺怕姑。

第二年姑父十六岁了。夏日傍晚，他领了我钻进高粱地，打回一抱乌米，也弄了一身的汗泥。姑就用手指点着我们浑身蚯蚓般的泥道子，说：“都给我下河去，脱光了洗，洗不干净别上炕睡觉！”

家的后面就是一条河，我俩二话不敢说，就奔了河边。已是日落黄昏，河面弥荡了一层灰朦朦的暮霭。水气渐凉，我俩不愿下河，就在河边洗了洗胳膊，洗了洗腿。回来时姑问：“是下河洗的还是在边上洗的？”我俩回说是下去洗的。姑叫我们转过身去，在我们脊背上每人划一道，然后一人给了一巴掌：“连个白道都划不出来，在哪下水了？还敢来胡弄我！”说着，举手还要打。我俩赶紧撒腿就跑，扑通扑通一串猛子扎进河里，搅乱了一河的寂静。

一日早晨，天已大亮。全家人下地干活去了，只有我俩还滚